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後趙錄一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

魏書作小字匄勒

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

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分散居于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

耶奕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卒勒生時

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

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
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
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胆畧雄武好騎射曷朱
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
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
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
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
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

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私異之
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於所耕地得
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私心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
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
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
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
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
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

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

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

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賞

一作實

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

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

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囑其族兄陽及兄子時是以陽

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荏

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

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凌字彭祖

可圖也勒曰

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屯耕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懼懼亦竒其狀貌而免之懼家隣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

一云列國主

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瞿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驤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
王司馬頴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頴幽辱
天子使鮮卑擊之頴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
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頴為名河間王
司馬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頴是歲劉
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頴故帳下督公孫藩樓機郝

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河鄆縣欲以攻鄴衆至
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
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
千石長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
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焦國丁
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兗州刺史濮陽太守
荀晞救之藩衆散走勒與汲桑亡潛苑中穎之將如河
北也汲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

招山澤亡命多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復聚衆劫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穎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乃出成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為前鋒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遂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為前鋒都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時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

晉書作
新蔡王

騰資用甚饒性尤吝

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為李豐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遂豐投水死是日虞及弟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為豐餘黨所害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畧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東海王

越甚懼使撫軍兗州刺史荀晞及陳留內史王讚等來討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與戰敗死乞活田裡帥衆五萬救勒逆敗裡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秋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己酉朔越懼進次官渡為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為前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為柵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馬示以禍福桑衆大震八月己卯朔晞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晞追擊

桑勒于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與勒
弃柵宵遁退保清淵嬰城固守乃收餘衆將奔劉淵冀
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
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匄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
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
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
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略懼

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匄督等隨勒單騎歸于劉

淵淵署匄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一作

護

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為兄賜姓石

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

於樂平淵屢招不至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

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

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

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

帥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東瀛公騰復仇斬汲桑於樂陵

平原云

棄成都王穎棺於故

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王浚出兵擊討為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將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壺關失據秋九月勒寇趙郡征

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閭羆等七將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己酉勒入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之進寇趙郡殺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裡於中丘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鹿常山殺二郡
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
別為君子營引趙郡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
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
逯明吳豫等為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
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降附秋
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者

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帥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

翼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
淵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
讓公不受與閻羅攻睹園苑市二壘皆陷之羅中流矢
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
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
丈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豫兖州
二月勒東襲鄆城兖州刺史袁孚戰敗為其部下所殺

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
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
月勒寇汲郡執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
純奔建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內太守裴整勒率騎會之
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將軍宋抽救巨
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
巨懼請降勒勿許巨踰城遁走為軍士所執勒馳如武

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
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
勒時劉淵死劉聰即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
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冬
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曜及王彌率衆四萬攻
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
騎二萬會粲等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
洛川粲出輟輟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關壬寅勒圍

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為讚所敗退走河北屯汶石津
壬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
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緩則無及矣既而莫有至者
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
幽州刺史王浚遣鮮卑段文鴛帥騎救之退還河北浚
又遣別將王甲始帥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汶石津
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濟
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而北將趣南陽

時雍州流民京兆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長安侯脫馮翊嚴嶷南安

一作新平

龐寔等各起兵江淮間受聽官位各帥其黨攻

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之往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進至南陽遂屯宛北侯脫據宛王如據襄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乃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

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俟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疑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

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荀晞曰朕以不德
戎車屢興上懼宗祖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為
國藩鎮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
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為社
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
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
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得詔遂移檄諸征鎮州郡曰天步
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世龍階亂于三

魏存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二刺史
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
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
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濟黎
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
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
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
憂嘆累息晞以為先王選用明德庸以章服所以藩固

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
文致討夫翼獎王家勦一作宣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

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
首啓秣馬裹戎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
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
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別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
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
乃有懼色與嶷連戰嶷輒破敗後簡精銳與嶷大戰會

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寢追至東山部衆皆降于寢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千餘人

永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懷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江夏太守楊岷一作岷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口晉明威將軍朱伺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

帥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磊石弓箭如雨所向摧破勒
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邀伺軍伺身被
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兵崩退皆棄船投
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返二月勒
北寇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
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
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康夏四
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

薨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
及於東郡苦縣甯平城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為勒
所敗端死衍軍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
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澹子散騎常侍哀
王喆西河王喜新野王劬梁懷王禧一無懷字齊王超吏部
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
長史庾凱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

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
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
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
死多自陳說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
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竒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
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
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
卿士於外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剖越樞焚其屍曰此人

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將軍李憚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憚殺妻子奔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皋關會劉曜王彌同寇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時有田六出者

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義不為逆胡所辱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并州刺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陽殺冠軍將軍王滋九月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以爲從事中郎癸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

左司馬河東太守鄧攸時亦被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征西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過泗水
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彌外相親而內
相忌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乃為書使暉
徵其將曹窋於齊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遊
騎所獲得彌所與窋書潛殺暉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
徐邈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晞彌心惡之
偽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
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

而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窺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悔之其何所及邈等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也勒從之時勒與乞活陳午相攻于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

能為寇王公人傑將為我害當早除之勒因迴軍擊瑞
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
於魯口

一作肥澤

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

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
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
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於張
賓賓曰英雄不並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讌
於己營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卑甚言甘不可信

也願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爾彌曰
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為也不聽遂入酒酣勒手斬彌而
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
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
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
如故時將軍郭黑畧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其有道術
甚尊重之畧每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
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畧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
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
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
以道術為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鉢
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曜日勒遂信
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敝
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
常徵天人之明誠也勒于是敬信甚篤荀晞王讚潛謀

叛勒勒遂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荀晞及弟純月
餘殺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
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
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
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
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畧自然大呼于紛
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充豫飲馬江
淮折衝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

民畧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己用翕爾雲合
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
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
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
成賊衆雖剋而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
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荊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
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
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

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
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
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零霧之氣雖朝凝而夕
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
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
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成敗
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持節

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
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
之望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
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
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不視兵書聞與孫吳同
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
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所具勒
得書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遲節本

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是年勒復置雍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將攻建
康會大雨厯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時前趙
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以鎮
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熙為
勒所害三月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
方以討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

請先送款于帝

一作
睿

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

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

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

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

一作
登壽

春斬吳將頭據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

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匹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

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

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既誅王彌不宜來此營
建今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
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
之伐叛懷服經營河朔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
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迴軍必欣
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耶將軍宜
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
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襖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

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忽忽便相勸
孤降此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爾於是黜膺為將
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
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佛圖澄謂郭黑畧
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
率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取
之不復設備晉伏兵大發為紀瞻敗于巨靈口赴水死
者五百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

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

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大破冰軍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勒勒諸將佐議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

越石公之勁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塹未

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是勒為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革在左力在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

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
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
阮豹率遼西公鮮卑務塵世子段疾陸眷

疾陸二字一作就六與

眷弟匹碑文鴛從弟末杯部衆五萬餘攻勒於襄國時
城隍未修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疾陸眷
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疾陸眷所敗勒
走南陽復帥衆攻冀州疾陸眷大造攻具將以攻勒勒
聞之甚懼顧謂諸將佐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寇來

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內糧罄絕縱孫
吳重生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于野與之決戰
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
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
聞疾陸眷剋來月上旬送死攻北城彼大衆遠來戰鬪
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
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
可且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

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也勒笑而納之即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

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辭爾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
獲杯矣未幾末杯逐北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
疾陸眷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
馬五千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
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鵞諫曰今以末杯一
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且有後憂
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
簾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

以挫之勒曰不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
王浚所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
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虎與
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等不
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讌飲誓為父子署
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杯還
遼西杯感勒厚恩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
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

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為將軍遣衆寇信都殺冀
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又遣
天水將軍祁弘討勒及于廣宗時大霧四塞弘引軍就
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勒遣叅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
王述煮鹽於角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
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
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興佛事

十六國春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

臣

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

臣

潘庭筠

謄錄監生

臣

王永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後趙錄二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三臺鄴潰北中
郎將劉演奔廩丘劉琨遂以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將
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
為魏郡太守撫之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龍驤

將軍乞活李憚於上白憚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丸薄盛為青州刺史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

諱猗盧時晉封為代公大單于

共討疾陸眷穆帝遣子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五月勒使孔萇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

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
同王妃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
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
納司冀漸寧人始祖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
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
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
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彭為魏郡太守

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爾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

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為叅軍勒以虎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桃豹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童
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又幽州童謠
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
卑烏丸以為強既而皆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
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叅佐皆曰宜如羊祜與
陸抗故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
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

在為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軍之威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竒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偽卑辭推奉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馭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

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
討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
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勒微心亦
當慈盼如子也又遺尚書棗嵩書而厚賂之浚以疾陸
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之附已甚喜謂子春等曰
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
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
聖旨仰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振八

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歛
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
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
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藉子陽覆車不
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怪乎
且自非世族為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為帝王者也
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王自有
厯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許爾

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
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勒斬其
使送於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不復
設備

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至襄國
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
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
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

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箋於棗
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
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穀百萬
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
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
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
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為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
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

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日益驕怠不復設

備二月勒募

一作纂

兵戒期將襲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

丸為其後患猶豫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餓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也況三方

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

一云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

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為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

自陳罪過深重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大悅乃移

檄州郡稱已與代公

猗盧也

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

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

猗盧子

南襲平陽除僭偽

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

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

易水浚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

之浚不聽使勒直前將佐咸曰勒貪而無信必有詐計

請出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

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

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
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
斛而不振給遂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
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
焚燒宮殿停薊二日孫緯率衆遮擊勒僅而得免分遣
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車服數朱碩棗
嵩田矯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
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龍襄斬市等於襄國署晉尚

書燕國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撫之劉翰不欲從勒乃奔段疋碑勒還襄國斬浚于市浚不為之屈大罵而死遣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勲遣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

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雄攻北
中郎將劉演於廩丘為演所敗演將軍韓弘潘良襲頓
丘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殺潘良于
廩丘冬十月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
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於潞
城勒以幽冀漸平始命州郡閱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
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逯明攻甯黑於荏平
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太守韓
弘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
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
集上署勒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
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遂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
劭拒之旦敗劭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綏節將軍邵續於樂陵
續盡衆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

為都護既而浚所假署渤海太守東萊劉肩棄郡依續
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
自污乎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
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銳之衆居全盛之勢如何墜
將成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
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
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凶人惡類屯結
無賴雖有吞噬之威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

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肩曰琅邪王以聖德
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莫
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勵軍人之志夫機
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會段匹磾在薊
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
其如人何續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
殺異議者數人遣劉盾還江東舉兵叛勒勒聞之大怒
殺又遣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之文

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人散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之勒以揚武將軍張夷為河間太守叅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撫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援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

餘戶于襄國使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
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
千餘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勒率衆攻之演
出拒戰勒退支雄遂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
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丘演求救于
邵續續使文鴛救演虎退至盧關津以避之文鴛弗能
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
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虎迴

擊敗之廩丘陷沒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子胥闕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坌城據請救於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

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
化感義然後用武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
澹率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聞澹至
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
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
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
擒之何強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
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

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
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
山上前分二伏出輕騎與澹戰偽為不勝收衆而北澹
縱兵追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澹軍大敗獲
鎧馬萬計澹帥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琨并土
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劉琨進退失
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率衆從飛狐奔
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

追姬澹于桑乾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兼長史張
敷獻捷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渤海河間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以右司
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司冀并兗州
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
嚴馮睹久而不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馮睹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
選良牧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揚威

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兼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左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二懼奔於幽州赴水而死馮睹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譙城晉

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未至虎已為逖所敗
已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虎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
菟縱逸復遣凶黨石虎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
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
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
三千戶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之秋七月大旱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

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青雍等
四州尤甚勒又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
壽津寇陷梁國內史荀闔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
討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其兄遼西公疾
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
固安以會衆軍勒使叅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
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
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

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將趙固
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叅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
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九月勒殺京兆太守華輯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
劉遐棄郡走遐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
遂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
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妻驍果

有父風遐為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于萬衆之中
其後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
仗多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截附
真自立為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如雷段末杯殺
截附真

紀事本末
作涉復辰

立忽跋隣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

末杯末杯率衆迎擊匹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
尉劉琨子羣為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

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爾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任謂匹磾曰吾胡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者

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署代郡太守辟
間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左長史楊
橋等連謀密作攻具欲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
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間嵩及其徒黨悉
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
詔收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
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
歎歔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

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越平南將軍曹疑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勒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尋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

公如故增封十郡勒辭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粲嗣位治兵于上林將謀討勒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進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復僭偽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曠於

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績俄而平陽大

戶周置等帥雜戶五

一作六

千降勒已帥及諸羌羯降者

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
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
乃囚泰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
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
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
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必懼而速降矣

勒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泰入平陽與
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
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因遣卜泰及卜玄奉傳國六
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
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
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內史周撫殺沛
國內史周默帥衆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
靳明屢敗遣使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

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率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
修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
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
地盡為勒有勒於離石縣荒廢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
鄉郡

十六國春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後趙錄三

石勒下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
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
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
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為

王后世子為王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
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
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
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追汜等還斬修
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
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
趙王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一作家於人臣
之道過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

稱朕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
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今主修好
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
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
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叅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
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濟岱叛
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北平將軍祖逖

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績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伏肅攻之徙川部衆五千戶于廣宗留豹守川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析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欲

移保上谷魏平文帝

代王諱
鬱律

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

奔樂陵依邵續曹窵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
勒許之秋九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勒將桃
豹超敗沒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左長史張敬右
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
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
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
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
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
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
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
一月勒文武將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
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
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古伏惟
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

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
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
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
寸之潤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丘平原清河
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
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
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

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即趙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二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

從事中郎裴憲叅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理曹叅
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
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
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
胡人出內重其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
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
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
冠僚首署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

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
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
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滿江
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叅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羣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
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苦其
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所先若身見存爵封
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

亡申孤之心也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為兄弟平文帝

諱鬱

律斬其使以絕之是年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

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先是太康中有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過輒咬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一作報嫂及在

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君之惠也續曰賴公

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杯大破
之匹碑與弟文鴛攻薊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
乘虛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辛未虎
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
使降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雪國恥以報所受不
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奉匹碑為主勿有二心時尚書
吏部郎劉楨聞虎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皆沒
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制則孤義士之心阻

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帝將遣兵救之聞續陷沒而止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吾為不足為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汝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

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擔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
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
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
之所招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
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
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不負大王也鼙鼓之
刑囚之恒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
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

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尅敵獲俘必
生致之無得擅殺冀獲如續之流續既為勒所執身灌
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
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慨以勵羣
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並據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各遣千
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叛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
五千赴之矩默軍皆退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

又帥步騎五百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為滎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在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還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帥衆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巨松摧拔浮于

淳淹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六月孔萇攻陷匹
磧十餘營萇恃勝而不設備文鴛夜擊之大敗而歸秋
七月祖逖將韓潛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
臺潛居東臺豹由西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人擔米
偽為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而走豹兵久饑
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無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
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

于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戍漸感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民望也倘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成皋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佗感恩撤其邊

寇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叅將王愉使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兗豫之間稍得休息八月常山崩陷千餘家勒始制軒轅之

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
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討
徐龕龕遣長史劉宵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
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虎進攻豹豹夜
遁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丘而還徙
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
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其
嚴十一月中山公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

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
選後更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
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
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直

趙王三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
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

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為慶過姬祥美比曩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三月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召弟文鴛還厭次虎先縱騎抄掠城左右文

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匹礪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與我俱是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杖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聞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刀力戰不已自辰至申勒

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郭前捉鴛鴦力竭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卻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既而勢窮洎及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

朝服持節賓從出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
喪國因以至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與虎
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
磾為冠軍將軍文鴛為左中郎將衛麟為右中郎將
皆金章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
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勒
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戴晉冠持晉節久之與文
鴛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為盟主事露被殺文鴛邵續

亦遇鵠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并木
斜縮斬于殿中尋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
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
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
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
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
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
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

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
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
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
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親與鄉老
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以武鄉比之豐沛萬世之後
菟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姓始復業其
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
數年無復釀者尋署虎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

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
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死立子弘為世子署為
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擊徐龕龕
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夏四月晉鎮北
將軍劉隗降勒拜鎮南將軍封為列侯是時祖逖已
死其弟約代兄領豫州鎮譙以術士戴洋為中典軍
庚辰禺中時忽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

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自上擲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晉兗州刺史郗鑒為虎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邳

一作

肥合

八月琅邪內史

一作太守

孫默以郡叛降於勒冬十月

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東戴洋言于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竟不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

還約將魯延請追之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兄子智
與延追之勒將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
還掩擊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
禦退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
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
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叅政事遐疾披去已又
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
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

門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以為然至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十二月濮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以程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三二乃罷徽文殿作遣將軍王陽屯於豫州有闖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震動是年魏平文帝崩烈

帝立

諱賀傳

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

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
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
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於石井崗掘得死龍長
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蘓既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
而上須臾天遂晦暝雨乃大降因名龍崗秋八月勒遣
中山公虎統中外步卒

一作騎

四萬擊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曹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
虎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
虎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
濟師于廣固嶷遂出降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嶷衆
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
爾乃坑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青州
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騎攻揚武將軍
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輒設伏以破生騎虜掠無所得

生怒乃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壩坂誦率勁勇五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敗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遁走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

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
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己意論古帝王善惡朝
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
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
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將
兵都尉石膽于下邳因寇兗州兗州刺史劉遐懼自下
邳退保泗口石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陷
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

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與戰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潁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別將石良帥精騎五千掩襲矩營矩

逆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遣元作書以遺矩曰

去年東平曹嶷西賓

猗盧直諱

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復遺誦

麈尾馬鞭以示慇懃因與誦書曰賓禮貴弟相同斷金
往物為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
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據洛陽豫州刺史祖約
退保壽春

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亟馳騁將狩於近郊
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

一作林

變起倉卒帝

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馳逐自若是日逐獸草間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于此吾之不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為燕所敗棄軍走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劉曜

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
羊百餘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
勒將兵都尉石瞻

一作石良

寇晉兖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

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
內史王脊據并州叛降劉曜五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
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
使附於趙劉曜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
生克孟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城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績身
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過絕內外岳衆饑
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
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
特阪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
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
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士有陰欲歸勒

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衆二千降勒於是盡有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郡縣皆來降附勒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子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趙王八年春三月勒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内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

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郡叛降退記室叅軍徐光為牙門尋并其妻子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世子弘為鎮密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乃修構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室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一月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進

寇遂道阜陵殺掠五十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於江寧
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十二月晉濟嶠
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
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
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瞻一作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
發掘不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
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叅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

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侵魏煬帝

諱紀邠

禦之於句注陁北魏兵敗績徙都大甯以避之是歲勒

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荏平

勒別傳作莊平

令師懼獲黑兔獻之於

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何祥外檢舊典

程遐等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

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

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夫兔陰精之獸玄為水
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
望也於是以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
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
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
約約左右閭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
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

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擊之八月戰于高候虎敗石瞻死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那

一作朝歌曜濟

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竭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

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

欲我行卿以為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畧鸞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

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
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大軍若出必擒劉曜
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
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
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時
石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
不覺勒軍卒至天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騎四萬
直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澌風猛軍至而冰泮清和

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輦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己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

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
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
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百疋赤
剡金銀步叉弓韃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
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
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遠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
軍趙盾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厯陽約舉兵逆戰敗以
左右百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衆降于蘇峻勒使

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耶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邵恭執麾不降常侍睦洪執乂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邽勒遣中山公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勒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

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率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胤兵于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

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尅
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遂置永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
氐帥蒲洪羗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
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氍羗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
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翳
槐遣弟昭成帝諱什
翼捷如襄
國從者五十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

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
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
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
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
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
堪封彭城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
武衛將軍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

敕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
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
憲皆為尚書共叅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
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
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侍中任潘等
叅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
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
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啟者有令僕尚書

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斬丁公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怒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從之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

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
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
夏五月勒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
都尉許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
宜即尊號九月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
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
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
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

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
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
不限員數其年造刀一口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長
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荊州監軍郭敬與南蠻
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
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
該弟遐等率其部衆自石城降敬敬遂毀襄陽徙其百
姓於沔北樊城以戍之署敬為荊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王羌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河東王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犄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十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一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猪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肅慎致其楛矢

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
款入貢稱臣高昌于闐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荆
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
州送白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一作四歲刑已下均
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州計吏皆拜郎
中賜絹十疋綿十斤

建平二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乙未司

徒郤鑒擊却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
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
耜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
朔日有食之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
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
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
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
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

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何由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匹夫家資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勅停作

以仲吾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咸荐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仍令舉人得遞相荐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時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巴蠻來

降勅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為大司馬程遐為開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勒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祖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

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
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
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

一作他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
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將趙盾司徒中郎匡術攻剋馬
頭塢彭城王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
及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師復
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斷寒食忽

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裏國市西門倒殺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水深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一變所以敬天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去年禁寒食非也且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
怨憾而不怒于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
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
之臣王者不應為祀一作忌字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
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
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
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駁曰

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為爾且子推賢者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互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決一作綜可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侔于主

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秋七月勒
荊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叅
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
師救樊宣追戰於涅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大半盡收
所掠而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
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侃因留宣戍之勒如
鄴臨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
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

下何所謝也勒為虎名故改稱白虎幡為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帛修好於晉晉下詔焚之
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嘆曰鈴音
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
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
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羣臣
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
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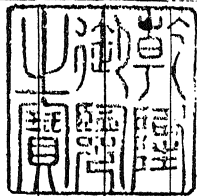
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
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
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淳飮白羌婦產一卵大如孟剖之
有虫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
蛇與鼠鬪于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有天神降聞誦書
聲一作諷
詠經音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隕
石于肥鄉縣令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谷闕中得玄璽

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之中山王虎以為縣瑞秋七月
勒如澧水宮因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
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
皆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
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
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
也有召者當按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即
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

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
刺史遂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不相見
熒惑入昴星隕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
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
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
尺餘青色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勒疾轉篤遺令
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
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

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遂以是日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勒死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已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分野至是勒死熒惑遂

退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